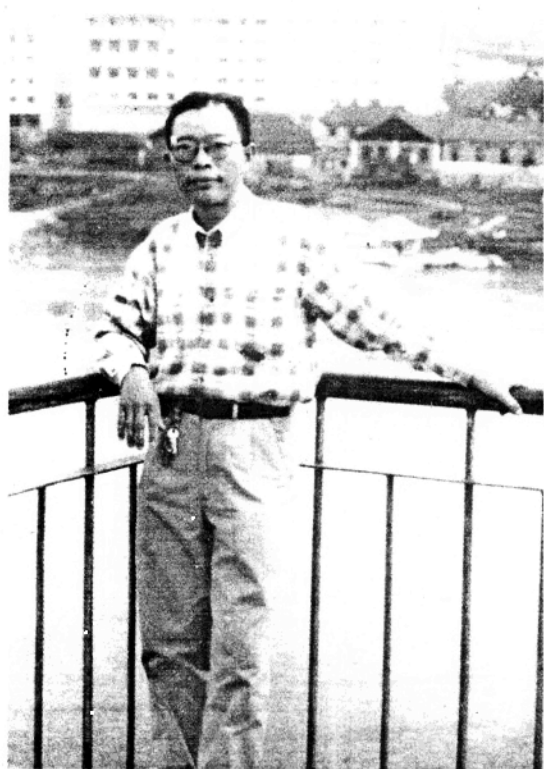


狼溪恩仇录

欧阳君家著





作者近影 相思树影楼戴志立摄

欧阳君家，原名欧阳军家。男，中共党员。1964年5月6日生于梓龙周头，长于岩口土硃。1983年考入湘潭大学历史系，攻中共党史专业，1987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7月分配到中共冷水江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从事地方党史征研工作。1989年底去三尖乡挂职锻炼。两年后重返党史办。发过烈士传记、小散文及报告文学稿件若干。现供职于冷水江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他不相信人世间会有如此绝世的佳人坯子，并
且就与自己立同一张床上。他思她间憎恶起辣
匠宗二胡来，这狐魅丑不搭言，竟整得如此绝
代佳人。章即杀了他，否则这美人不知会被折
磨成什么样子。这么一想，浪子何大壮就仿佛
自己又回到了怡春院，心地陡然间变得强硬起
来。他突然将身边美妙的胴体重重地扳倒，上
上下下反反复复地狂吻起来，双手不停地直上
那尤物的双乳上抓挠着……媚娘呻吟不已，两
人紧拥着，吸吮着，浪子把后腾出右手慢之地
抚着那胴体下滑，空遇一片草地，湿漉漉的草
地，一片平川，就在那里，他感知了一条奔腾
诱惑的小溪流，被云雾缭绕着，做刻间，中梁
直矗，黄河奔突，天地吻合，大雨如注。

晚间，姨娘去拜果然做东，让何氏三人并

《狼溪恩仇录》前言

我并不是为了要浪得一个小说家或民间故事家的头衔而撰写此书。做为一名地方史志工作者。每当我奔波往返于百年铤都沧桑的历史与沉重的现实之间时，我的心常被一份莫名的燥动缠绕着。我的家乡，在短短的百年间，历经坎坷，从南蛮之地一跃成为世界铤都，对世界铤业做出过巨大贡献。我翻遍了几乎所有的方志野史，企图在历史或文学的长河中为家乡找到一个烙印或泊位，结果完全是徒劳。于是我便学着故事家派头，罗列了五十个章回，演绎成家乡的一段野史，便成《狼溪恩仇录》。

湘中人多厚道、本份、野蛮、粗俗。处于求生存求温饱时代的狼溪人、矿山人，人性潜藏的本能暴露出其野蛮的一面，争强斗狠，以暴易暴……然而，当民族危机到来时，他们却摈弃前嫌，共御外辱，体现了一种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精神——“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

现代生活不同了，物质丰富了，但是民族团结的精神时刻不能忘怀。北约导弹轰炸我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就是明证。恩仇有大小，是非分曲直，但愿后辈不要数典忘祖。

作 者

2000年10月1日于冷水江

《狼溪恩仇录》序

欧阳君家同志是我几年前在市委党史办公室参加编写《冷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时所结识的一位年轻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他是本市岩口镇人，毕业于湘潭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他不仅学识出众，而且才华超人，曾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散文、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等作品，都受到读者的好评。最近，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颇有份量的长篇小说《狼溪恩仇录》，准备出版，嘱我作序，作为同道，岂能推辞。乃作此文，以表心意。

《狼溪恩仇录》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锡矿山帮会为题材写成的通俗长篇章回小说。锡矿山是我市一个百年老矿的所在地，盛产锑品，有“世界锑都”之称。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帮会林立，“圈子”横行。他们与官府、矿商、军警四位一体，既互相依存，又彼此对抗，把整个矿山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昔日锡矿山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就会看到像何大顺等帮会头子那种穷凶极恶地迫害老百姓的残忍手段，就会看到像杨飞虎等国民党党棍兼矿商那种飞扬跋扈欺压群众的丑恶行为，就会看到像邹吾善等反动军警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斑斑血迹。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像李长城、刘五儿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那种为国为民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会看到像宋德彪、陈雪英等青年志

士那种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火热心肠。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像谷川等日本商人那种名曰经营锑品贸易,实则进行掠夺侵略的鬼蜮伎俩。通过对这些人互相斗争的描写,艺术地再现了昔日锡矿山那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这样一种“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特殊现象。你看,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神圣国土的时候,这些过去是死对头的人,而现在却都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怀着同仇敌忾的民族感情,团结一致地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抵抗,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国境而后止。这里有英勇杀敌的巾帼英雄,也有为国捐躯的光荣烈士,有不甘受辱誓死反抗的贞烈妇女,也有改邪归正,团结抗敌的血性男儿。大家共同谱出的这首团结抗日的雄壮凯歌,将永远响彻在中华大地上。我想:这也许就是《狼溪恩仇录》这部小说的精华所在,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吸取教益。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较好地继承了我国章回小说的优良传统,每回所叙述的内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承上启下,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回的对偶文字,都简明地概括了各自叙述的内容,符合读者的欣赏习惯。今天,生活节奏虽然加快了,但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仍会感到十分的方便。

戴兰斋

2001年元月八日

目 录

- | | | | |
|------|----------|---------------|-----|
| 第一回 | 何大顺滋事焚作坊 | 宋二狗遇害弃娇妻····· | 1 |
| 第二回 | 狼溪镇大顺结亲 | 楚金山新人入伙····· | 7 |
| 第三回 | 争雏妓浪子交友 | 夺矿洞姜某横尸····· | 15 |
| 第四回 | 杨飞虎警所访屠夫 | 聂华刚茶庄遇艳妇····· | 23 |
| 第五回 | 何把头骚扰洪云寺 | 聂公子幽会苏媚娘····· | 29 |
| 第六回 | 护国堂屠夫献计 | 游春亭桃花还镖····· | 35 |
| 第七回 | 赌桌上翠花告密 | 茶亭里满卒遭凶····· | 40 |
| 第八回 | 瞞杨公屠夫撒谎 | 爱重金浪子卖妻····· | 46 |
| 第九回 | 惧红军豪绅匿迹 | 吃大户好汉遭殃····· | 53 |
| 第十回 | 陈丑宝街头救难 | 刘五儿宝庆托孤····· | 59 |
| 第十一回 | 怜德彪谭氏授武艺 | 寻师母五儿做交通····· | 67 |
| 第十二回 | 明真相周公质警长 | 怀鬼胎何爷藏暗刀····· | 75 |
| 第十三回 | 苏轩义冒昧投阿姐 | 聂华刚慷慨帮内弟····· | 81 |
| 第十四回 | 杨飞虎收留无子 | 周济人豢养杀身人····· | 87 |
| 第十五回 | 苏轩义革职干苦力 | 何大顺花钱买人心····· | 91 |
| 第十六回 | 楚金山擂台择新主 | 兔子凶浪子害五爷····· | 94 |
| 第十七回 | 恋心肝轩义寻甥 | 振雄风何爷纳众····· | 98 |
| 第十八回 | 陈丑宝巧遇苏老二 | 宋德彪托附山大王····· | 105 |
| 第十九回 | 发雷霆华刚掳艳妇 | 为革命兄弟上矿山····· | 111 |
| 第二〇回 | 五儿坟头叩师父 | 陈丑客栈救姑娘····· | 118 |
| 第二一回 | 邹阎王仗势追好汉 | 钟姑娘因祸得良缘····· | 124 |

第二二回	淫窝觅贼救民女	小院擒凶宰阎王·····	129
第二三回	莽镇长悬赏寻凶	含恨女投江自尽·····	136
第二四回	鬼眉大夫医病惊堂主	流亡学生抗日返锦城··	144
第二五回	训女儿书记施家法	募捐款名流互比攀····	153
第二六回	报私仇警长接命案	逛菜市刘五遇仇人····	159
第二七回	梦前夫媚娘舍身救难	思淫乐吾善放虎归山··	167
第二八回	听壁脚英雄露脸	擒五儿大顺帮凶·····	174
第二九回	姑侄同走狼溪道	刘五就义茅湾里·····	179
第三〇回	送故人母子相认	斥淫棍华刚行凶·····	184
第三一回	借刀杀人堂主做戏	屠夫撤职媚娘醉酒····	192
第三二回	穿山甲徒手毙狼狗	李长城初任遇高人····	200
第三三回	李警长喜得二杰	谷先生潜入锦城·····	208
第三四回	失图纸杨公巧计擒贼	追小偷二爷寅夜负伤··	216
第三五回	炸矿井谷川施计	入圈套浪子冲尸·····	223
第三六回	宋德彪暗护运锦担	钱小姐漏迹小铁山····	232
第三七回	寻纸伞雪英得天机	杀特使浪人露踪迹····	241
第三八回	觅真凶二爷负气出走	逛青楼恒伍吃醋争风··	247
第三九回	露破绽雪英中奇毒	医侠女鬼眉显神功····	255
第四〇回	五十得子杨府唱大戏	三十造棺何爷搭对台··	261
第四一回	调虎离山陈雪英设宴	忍无可忍孙麻烦行凶··	268
第四二回	背黑锅二爷自尽	得武装大顺逞强·····	278
第四三回	救师兄鬼眉投新主	收义女警长择良辰····	285
第四四回	贩军火谷川败迹	擒女魔雪英立功·····	292
第四五回	赵婚宴连村杀敌	侵中国谷川挥刀·····	301
第四六回	雪奇耻何大顺抗日	忠报国李长城捐躯····	309
第四七回	杨飞虎弃子用神打	苏媚娘舍生取贞烈····	318

第四八回 杀顽敌英雄舍死
第四九回 了宿怨何氏寻仇
第五〇回 亡父江滨托奇梦

奏凯歌巾幗立功…… 325
灭浪子德彪雪恨…… 330
英雄宝庆结良缘(尾声) 336

第一回

何大顺滋事焚作坊 宋二狗遇害弃娇妻

话说湖南中部的资水河畔,有一个村镇,叫狼溪镇。此地原本不是什么村镇,只是一个简单而人烟稀少的渔民码头。到了清朝末年,随着溪北面锡矿山锑业的开采,航运与商业逐步繁荣,狼溪也就有了初步的规模。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发展到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街横贯东西,两旁店铺林立,热闹非凡的小镇子。虽只一条鸡肠子街,却已聚居着五六千人口,他们多是从五湖四海逃亡来的,也有附近的土著。街北面多为傍山而建的石房或土屋,而南面临江则清一色是木柱木板结构的吊脚楼。镇东有一家叫“宋记铁匠铺”的作坊,生意很是红火。镇上的名人,首推作坊的主人——宋二狗。那宋二狗是镇上有名的铁匠,名扬千里。他除了锻造些菜刀、锄头、小锤小剪或镰刀斧子等家用器具外,更以铸造船用大铁锚而著称。特别是他有一个与天下众铁匠不同一般的规矩,就是任何人想让他打造凶器,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没有人能让他开这个戒!宋二狗体壮如牛,人挺憨厚本份,手艺又好,因此在狼溪一带名声很好。其妻媚娘,是柳溪苏氏之女。生得眉清目秀,身段如柳,莲莲细脚款款如风。嫁到宋家后,经常托人从远方带些脂粉涂搽,便更为诱人。她出身小康之家,父亲是当地一个小小的地主,她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平常在娘家就不做事。嫁到宋氏后,除了浆洗衣裳,睡觉生子搓麻将外,几乎什么也不干。即使饭也是由宋师傅的徒弟们

煮。

宋二狗与媚娘生有一子，名叫宋德彪。这天，媚娘对儿子说：“彪彪，陪妈妈去苏阿姨家玩去，好吗？”许是出身的缘故，这小子有事无事总爱往铁匠棚里钻，苏媚娘却每每喜欢将儿子带在身边，一来也是个伴，二来她不希望宋家再出一个铁匠崽子。苏阿姨是媚娘的同宗结拜姐妹，在狼溪镇子的西头开了家字号叫“悦来”的客栈，媚娘常去那楼里与牌友们搓麻将。见宋二狗又让儿子跟在身旁学铁匠功夫，十分恼火，走拢去就牵。德彪说：“我不去，我要跟爹在一起。”媚娘见儿子竟然不听自己的话，说着就追过来，要拧儿子的耳朵，小德彪跑开了，气得媚娘无奈，只好将杏眼瞪着宋二狗。宋二狗什么也不惧，怕的就是这小女儿的杏眼。只要媚娘一瞪着他，就知媚娘生气了。她一生气，就什么都瓦解了。宋二狗不得已，终于说服儿子。媚娘拉了儿子的小手，又在耳朵上拧了一把，直往西走去。苏媚娘不喜欢自己的男人，却酷爱自己的儿子。瞧瞧小德彪，长的脸相是苏氏的，体魄却绝对是宋家的种。她去哪里，也从不向宋铁匠打招呼，何时去何时回，全由她自己。媚娘母子走后，铁匠铺子又叮叮当地轰响起来，师徒两你一锤我一锤，那劲仿佛永远也使不完似的。

晌午时分，码头上下来三位客人。这三人中为首的汉子三十来岁，叫何大顺。后面跟着两个后生，一个叫何杰，一个叫梁山宝。他们刚从省城来，一下码头便径直向宋记铁匠铺走去。

他们闻说宋师傅手艺不错，慕名前来，要打造三把好剑。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几个机器零件，料是上等钢铁。宋二狗不干，说这是他的规矩。来人中那为首的何大顺说：“只要剑造得好，钱是可以加倍给的。”宋二狗挺硬，仍不干。何大顺就恼了，

说规矩是可以破的，一座江山一个朝代都可以随时废除了，一个破铁匠有钱不赚，讲什么规矩？非要宋二狗做不可。

见客人相强，宋二狗的徒弟刘五儿就站出来替师傅圆场。五儿道：“宋师傅称什么师傅，比他手艺好的师傅不下千万，你们水面宽的人，见识多，就算到新化县城里，随便找家铁匠铺，也比我师傅强。再说呢，我师傅他从来就没有打造过什么宝剑，万一误了爷们的事，责任可就大了。与其事后得罪爷们，浪费了大爷的上等材料，倒不如现在得罪爷们的好。”五儿没念过几句书，口才却绝。经五儿这么一说，来人竟然无话可说，膘了几眼这师徒俩，拿了钢铁材料就走了。

“师傅，往后您莫咯样对人家，万一打起来……”

“我怕过谁来，我打铁吃饭，怕得罪哪个，哼！”

“总之，这种人不好对付，你有家有小，万一……”五儿见师傅沉默无声地只顾抡锤，也不好再说下去。他明知不该如此对师傅说话，可他却真心替师傅刚才的莽撞待客感到不安，师傅为人太直，肠子不会打弯。

客人走了，铁匠铺子依然有节奏地运作着。

何大顺也没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他们三人在镇西的悦来客栈住了下来。悦来客栈就是苏姨娘夫妇的客店，苏媚娘搓麻将的地方。何大顺初到狼溪，住下两天后，与苏姨娘就混熟了。他们三人原本只想在此歇息些时日，了解些本地情况，然后上锡矿山淘金发财的。上锡矿山必经此地，狼溪是去锡矿山的唯一通道。

苏姨娘对南来北往的各类人马见识得多，见他们三人有些闷闷不乐，未免时常存些戒心，生怕他们在店铺里闹出什么不雅的事体来。麻将桌上，当姨娘得知客人烦恼竟是为的与宋二狗

生气时，便将原因告知了何大顺。原来宋二狗是湖南浏阳人，是个会造兵器的行家，只因为替农会打造兵器而被官府追捕逃难至此，隐姓埋名当铁匠。

何大顺听后好不生气！

又一个晌午，何大顺领着何杰、梁山宝来到宋记铁匠铺，声称要铸造一只大铁锚。宋二狗这回爽快地接下了生意。师徒为使客人满意，了却前些天存在心中的芥蒂，便昼夜不停地赶制船用铁锚。

货被如期取走。

第三天傍晚时分，何大顺领着何杰、梁山宝将铁锚又抬回了宋记铁匠铺。铁锚是新造的铁锚，只是缺了一条爪。三爪锚变成二爪锚，断痕的确也是崭新的。宋二狗说：“怎么可能呢？”何大顺愠怒地说：“莫不是认为我们故意找你麻烦不是？！”不待宋二狗开口，五儿似乎料到了什么气息，上前赔小心说：“我说过我们手艺不行，重作吧，请大爷原谅些。”

“反工？你说反工就反工？误了我们的功夫怎么办？”何杰边捋袖边说。

“实在不满意，我们赔些钱，还请各位另请高明吧。”五儿想息事宁人。见说到赔钱，宋二狗叭地一巴掌打在五儿脸上。

“照宋师傅的做法，就算赔钱，我们也受不起。”何大顺倒要看宋二狗有何能耐。事情看来有点麻烦，真要是技术上的原因，事情倒好办，双方或许会通情达理地寻求妥协。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一旦恶人寻衅，你便是想妥协也妥协不了的。

“你们到底要怎么着？”宋二狗忍住怒火。

何杰不由分说，冲上前去，一把将宋记铁匠铺的招牌摘了下来，递到何大顺手上，何大顺顺手将牌匾掷进了炉中。宋二狗气

得忍无可忍，顺手将铁锤直向何大顺脑门掷去，何大顺也不是不吃腥的猫，他不由分说，偏头闪过，又冲上前来，一个黑虎掏心直捣向宋二狗胸前，宋二狗闪过，反身一个磨心脚，险些将何大顺摔倒。何大顺更不示弱，又使出猛虎上山的招数，把宋二狗击倒丈外。二狗爬起，奔向铁匠棚，赤手从火炉中抓出一把彤红的煤碴，向大顺撒去。铁匠的绝招让何大顺无以应对，只有闪避的份儿。据说乡间有很多铁匠都学过“雪山水”，而学过练过雪山水的人赤手摸红烙铁，是百无邪事的。尽管何大顺闪避成功，还是有些许煤碴烫到了身上。宋二狗想，狗日的毛孩，想到宋记来撒野，得知道爷爷以前是干什么吃的，想闹农会那阵，我可是一员战将，冲锋陷阵，怕过谁来？浏阳县城的大门可是谁给砸开的？何大顺见宋二狗故伎重演，又近炉去。后退间，突然一脚踩在汤似的污水中。脚陷污泥使何大顺产生了某种灵感。但见他冲进宋二狗的屋中，拿着盛满水的木桶朝炉火泼去。炉烟上冲，接下来是重重雾气，炉火即灭了。却说五儿在风箱旁被何杰与梁山宝夹击，经过几番搏斗，被梁山宝一拳击倒，撞跌在铁砧上，脑门上肿出一个大血泡。炉火已熄，何大顺便不将宋二狗放在眼里，复冲上前来，抽出随身小把，欲置二狗于死地。宋二狗人憨，不似何大顺身体轻巧灵活，却也学过几招刹手功夫，南拳的几个招式他使得很泼，对于近身的战斗颇为有利。当何大顺比着小把步步逼近时，二狗顺势后退，随手取了凉衣的杆当棒使，只一个反手单挑，就将对方的小把打落污水中，不待他再捡凶器，只往脚弯中一扫，何大顺就势跪倒在地，忍不住哎哟直叫。宋二狗不是趁人之危的小人，他只想教训一下前来寻衅的恶人，无意致人于死地。顺手丢了凉衣杆，拍拍掌，又想去起炉干活。不意何大顺心地忒歹毒，从何杰手中接过小把，狠狠地朝宋二狗直射过

来，正中宋师傅左眼。随后，三人逃之夭夭。

五儿嘴厉而胆小，见三凶手逃遁远去，始从地上爬起，来帮师傅。五儿将师傅扶入房中，替师傅洗尽伤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因寻不着药而去寻师娘。其时夜已漆黑，辨不清人形。两个黑影窜到宋家耳房窗下，但见五儿不知去向，宋家就瞎眼的二狗躺在床上呻吟。再说五儿来到悦来客栈，看见师娘与姨娘同另两位不相识的客人在兴致很高地搓麻将，便不由分说，扰乱方阵，急嚷师母快回去，媚娘被五儿的叫嚷吓了一跳，莫名其妙，正欲发怒，五儿就将师傅的伤势说了个简单。当娘儿俩与学徒赶到镇东时，但见铁匠铺烈火熊熊，宋二狗已葬身火海。

五儿见此情景，牵了宋德彪便直往码头上逃去，全不顾师母究竟有多伤心。当晚藏匿在运锡船的货仓里，次日搭船领着小德彪远去了。

苏媚娘从此丧夫失子。她草埋了二狗骸骨，不回娘家，却索性寄居在姨娘的客栈里。七期过后，依旧麻将搓得嗒嗒响，打扮有加。不知是含悲或是没了牵挂，苏媚娘更加楚楚动人。

正是：横祸飞来丧夫失子，更施粉黛无悲无哀。欲知媚娘归宿，下回分解。

第二回 狼溪镇大顺结亲 楚金山新人入伙

何大顺解气之后，在狼溪镇暂住下来。自从在牌桌上结识了苏媚娘，更不急于上矿山，早将金银之梦撂到了爪哇国去了。他亟待得到的，是这位如花似玉、风姿绰约的女人。因此，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在悦来客栈里，陪着女人搓麻将，抽大烟。何大顺本是居无定所浪荡江湖的黑道人物，输几个钱给自己喜爱的女人，是求之不得的，这也正是何大顺这类江湖浪子钓鱼撒饵的伎俩。这天，刚摸完四圈，苏媚娘就嚷着头昏，不想玩了。何大顺忙献殷勤：“苏姐，你不上桌，我们还玩得有啥意思，再来几圈，若何？”说着用眼审视般盯着苏媚娘，眼珠里便透出几分殷勤、几分引诱。“莫见怪，只是我……”苏媚娘真的不舒服，言未毕，却下意识地将玉手捋在小肚子上，那姿态让人怜意顿生。然而，何大顺心里仍有耽心放不下，如果媚娘因宋二狗的死而对他心存芥蒂，那么，即使真地得到了她，也会是不快活的。一想到此，浪子便向妇人请求道：“莫不是怀疑我烧了你的家不是？那晚我不是正和你们搓麻将来着？”媚娘倒真的从没有往这方面想，她认为，男子汉打架是另一回事，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动机，因为那晚他的确是在牌桌旁寸步没有离开过。媚娘知道暂时离不开，只好忍着耐性又勉强搓了一会儿，再不敢提休战的事。倒是何大顺在玩了十几圈后，见媚娘实在有点可怜，便主动宣布收兵，并好意地将媚娘送到房中，才回自己的客房里去。此后，媚

娘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差，脸色也难看起来，变得憔悴了。这期间，浪子何大顺三天两头就派人给她送钱送物，延请医生为她看病。

苏媚娘在镇子里的名声原本就不怎么好，自从宋二狗死后，媚娘与何大顺勾搭在一起，风言风语就更多，媚娘近些天来就连最喜爱的麻将也搓得心烦，就是这方面的原因，使她一见到何大顺就想起种种言语，头痛，思儿，食欲欠佳，又受了点风寒。可何大顺偏是这种人，越得不到的东西他越想得到。一个风骚的弱女子在流言面前是击不倒的，倒是一个执着而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浪子有些难敌。男人死了，心爱的儿子又不知去向。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家产烧光，全靠身上的几件首饰变卖得些钱能度多久？何大顺不信苏媚娘不上钩。更何况苏媚娘的开销不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地生活惯了，一落到这种境地，只要不在麻将桌上，她就感到自己的生活真没有依靠，没了踏实感，有时甚至未免又怀念起那个令她讨厌的死鬼来，要不是何大顺在麻将桌上故意让她多赢些钱，只怕她真要去怡春院靠青楼生活度日了。在病榻上苦熬了些时日的苏媚娘，每每见到那浪子一来，便惭惭地投去些许真情，与日俱增，渐渐地，一个柔弱而无可依靠并且什么也不会做的女子，就这样在殷勤中献身，成了浪子何大顺的女人。

“大顺，你不会让我今生今世再受罪了吧，我先跟你说了，我在娘家就是吃闲饭的，我跟了你，不会后悔，只要你象现在这样，永远真心待我……”

“哎，苏姐，说哪里话，你看不出来，我有多么爱你，我会爱你一辈子，养你一辈子，干活挣钱，是男人的事，你只管跟着我吃香喝辣就是。要不是因为你，我肯定早就离开了这个镇子。自从